

白
榆
集

白榆集卷之十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五

與汪仲淹仲嘉書

仲淹仲嘉二先生大雅足下在昔雁行奮翅頡頏藝
林爲千秋美譚者東阿子桓應瑒應璩平原清河康
樂惠連聲中金奏氣干星虹盛矣乃今世兄弟振操
一栖兩雉在吳則有王氏二美在新都則有卿家伯
仲僊才靈氣飄飄乎如子晉延壽共舉桐栢茅盈衷

固分治華陽文彩朗映人代豔仰不穀結髮論交幾
遍海內乃獨於卿家兄弟未有當也往歲龍使君入
都不穀嘗奏記伯氏司馬尚未及通二仲足下未幾
僕中讒者投劾而南六月抵西湖就水國芙蓉則聞
賢兄弟且走虎林會不穀不穀蓋日夜望關門紫氣
久之履綦杳然乃東東而白榆使者至自大鄣則伯
氏實與龍使君移書招僕入白榆社始知仲淹方抱
幽憂之疾曩日行李所以不果發坐此耳某越在東
鄙最爾龍子小國悉索敝賦不足以當上國之十一

其何敢以與黃池之盟維是軒轅玉虛靈蹟名都夢
寐久矣聞命之日卽裹糧杖策蹋大雪渡西泠來不
審仲淹先生病業有起色否僕雖無枚生七發足已
卿疾脩然名理何必減叔寶平子能使仲淹神骨清
冷體氣和暢或者更賢於七發也然聞仲淹實深於
禪悅卽所稱卧疴安知非維摩居士示疾乎審如是
有文殊所不敢前何況僕哉仲嘉無恙詹生來顧不
得風霜隻字以爲長恨車馬冉冉近天都峰相見把
臂作大笑先此布聞

報龍君善司理

不佞弟故自人外人往濫吹蘭省居恆有挂笏西山
意四明山靈藉手伊人得早還初服幸矣幸矣足下
青松心竟不改千里相招書辭忼慨始知皓首以爲
期枉駕惠前綏古人語殆爲吾兩人設詹生充白吟
使者至四明食不下嚙鵠立庭中敦迫上道不佞遂
發白嶽黃山之興冥寥遊且如於此矣第無謝眺驚
人詩足酬賢使君高雅許遠游王詢輩娓娓名理差
亦不乏弟方奉道清齋性又不善麪君無煩烹羊宰

平治平原十日飲止須多畜名香淪佳茗以迓黃龍
道人足矣昔李青蓮罷供奉浪遊人間始客任城依
賀監後寓當塗歸湯冰風流文采照映千秋僕於青
蓮無能爲役仁兄視當塗任城兩君不啻過之且也
司馬公當今人文海岱僕此行非惟畢願白嶽黃山
亦樂附兩君子青雲以此月十二日發官奴城旬日
可抵大鄣把臂入林矣詹奴還先此奉報聞足下方
抱鼓盆之戚不佞且以南華諸篇奏之斐几一散君
懷相見在即不盡願言

荅李惟寅

含香之署如僧舍沉水一鑪丹經一卷日生塵外之
想蘭省簿牘有曹長主之了不關白居然雲水閒人
獨畏騎欵段出門捉鞭懷刺回颺薄人吹沙滿面則
又密想江南之青谿碧石以自愉快吾面有回颺吹
沙而吾胸中有青谿碧石其如我何每當馬上千騎
颺沓堀堞紛輪僕自消搖仰視雲空寄興寥廓踟躕
少選而詩成矣五鼓入朝清露在衣月映宮樹下馬
行輦道經御溝意興所到神遊僊山托咏之木身穿

朝衣心在煙壑旁人徒得其貌不得其心以爲猶夫
宰官也江南神臯秀壤多自左掖門下題成足下住
秦淮渡口煙銷月出冰綠霞紅距風沙之地萬里而
書來忼惓殊不自得何也大都士貴取心冥境不貴
取境冥心此中蕭然則塵垢自寓清虛內境煩囂則
幽居亦有龐雜足下以爲然不鄒爾瞻以言事忤明
主又有秣陵之行此君清身直道有國之寶也足下
當與朝夕嘉晨芳甸條風駘宕南睇美人何如結矣

與顧益卿

李牧今在邊矣。漁陽涿鹿之間如增築一長城。足下才名雄略。爲時人物。色南北奔走。何時稅駕。乃不知足下滌除玄覽。聞道有年。詎止英雄伎倆哉。第二云。英雄亦屬皮相。僕文弱六尺爾。幸不爲世眼所窺。而身多雕蟲一技。未免以筆札爲人役。淫精耗神。時時有之。乃知甘井直木之喻。有足痛心者。足下治薊州。有美醞。當君在事。僕醉客之具。且取給焉。薊州固僕貢獻之國矣。僕居長安。貧日乞。燕市米而座客不減。無步兵之廚。而有北海之累。奈何。然僕固不以此小損。

其消搖之致常動常照主人翁尚無恙也足下日講
兵事以薪近火得無然其胸中須彌不婁上兩王匿
跡雲霧時時爲人篡取豈鴻飛尚不高邪而僕與足
下又苦未能遠舉寥寥此道終無人哉從紛拏中潛
煉密緯僕與足下願各努力

與王元美先生

先生掩關塞允當遂有所證悟不某被風塵驅入火
宅車馬之勞筆札之役時時有之年逾四十而溷黷
不休精氣安得不銷亡所幸胸無機事七情差輕得

失熬煎不關靈府然文字一障沒溺深矣大道斷非
江鮑徐庾所了流年石火思之沉痛舍光養神多言
損慧自古賢聖咸務收嘿惟南華先生縱橫恣肆排
倒千古簸蕩三才言語之盛剖判以來無兩而先生
紆證大道不聞以高文雄辯洩其靈光何也豈其神
氣內守終日言而未嘗言若兒啼天籟也僕中無所
得而日事光洋自非南華耗損必矣乃今尚未見衰
相現前覺精力較之少年時不減第恐漸耗漸零一
朝而覺晚矣此魔能使人飛揚快爽去之爲最難先

生何以教之今天下之望盡歸于婁上四王先生桃李不言下自處蹊物不貴雞鶩而貴孔鸞也雖然願先生取白雲封戶無輕問短轅也不直則道不見請竟言之先生業謝人間事修心煉性作了道丈夫使應脩然長往一行出山追逐紅塵妨廢大事空擲流光前功盡棄故不應出此甚淺之乎談王先生者境風欲冥喧寂惟一大丈夫欄柄在手何避涉境涉境不迷是大自然在事了不了皆可拂衣何必鑿坯而逃乃得爲是顧先生所處時勢有不可出者何則丈夫

進退欲其有據也先生與三先生閒居空谷寂照煌煌洞此久矣僕何必癡人說夢邪 主上注念荆翁

深矣恐不可免道故有恰當者在不必安排大事因緣定不在九列三事世人之說曰上意不可違又云道自委蛇無妨秣馬僕無識妄意以爲皆遷就之語也都水軒轅子微希夷俱常家人主逼取之竟以揮手不聞云道故委蛇惟宋齊丘進則三公退則九華先生三公九華數數往來後世不聞人言九華先生賢于都水諸公也區區杞人之慮妄肆其胸臆雖四

先生深計之惶恐惶恐

與沈嘉則書

婆娑蘭省曹務總歸曹長了不相關白平明入署如
坐僧舍焚香讀書亦甚清適出門騎馬風沙被面謁
客投刺獨苦苛禮以筆札事人僅當鼓吹風雅之業
其衰乎居長安貧甚生平無長物止有圖書數篋乃
爲波臣所妬五紵之絲亦如之挈以鬻于市不售則
及細君簪耳而細君又雅有桓氏之行縞衣練裙頭
無金雀耳無明月生平亦無程鄭之交可以告貸胸

中五車不足當一囊吟成五字持向屠沽易斗粟緩
笑而不荅彼無所用之京師士大夫近復習煩文多
浮費其何能給而門前之客通不減時或甌中生魚
而譚笑盈坐僕自通脫未嘗不以實告客有脫粟無
酒則與客飯脫粟而已而名理不廢腰間僅有一銀
帶邇亦毀之以佐酒資爲令六載蕭然如此而市上
人猶妄以胸臆見度乎饑寒僕所堪必不足動其靈
者而內給妻孥外供賓客未免大費支分然自覺消
搖之致絕不爲減蓋僕從此有悟非孟浪處此者萬

綠都輕百慮都剗獨有文字一障尚甚葛藤嘗以一
箋與田叔力欲焚筆硯不能也先生老矣雕龍之辭
業已千秋雕布衣乎家有負郭反勝于余之有官者
淋漓彩筆浩蕩杖屨僕勸先生一朝盡舍之鳥去猿
來水窮雲起于此中儻得少趣此大丈夫結局之時
也而先生故是寥廓人當下立辨區區此言亦屬不
智矣數千里遠訊臨風悵馳惠而好我其無忘瑤華
之音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僕居長安澹矣寡營蕭然髮僧獨可笑文字之癖日
甚一日深入膏肓功德之水不能洗上清之劍不能
斬婆娑舍香曹務殊簡署中焚沉水坐南牕修竹下
王可調神御无密緯潛修無端詩興撩人遣之不去
騎馬道上手捉馬箠而心役萬境卽水雪在地風沙
彌空不自覺五鼓朝天入宮門顧見星月便爾蕭森
身方與朝士趨蹌而起已在西冷天竺上當其意得
山河大地入眼俱空僕年四十精已銷亡塞免葆光
長恐不及奈何虐使元神坐令雕耗明知其害莫能

剗除何也嘗細察病根韋其起滅夫大慧不耀至寶
不華五慾慾也文字亦慾也五慾近濁故爲愚夫所
溺文字之慾近清故爲哲士所馳總之罷耗毒藥流
轉根因一墮其中拔足難矣孔欲無言厥有六籍佛
空諸相亦垂藏經神王發藻千大洞青童揚葩于玉
書太上抽玄于五千西池標情于四韻余讀楞嚴維
摩神幻精光文心絕麗余讀丹經真誥高華深秀韻
語尤工得道之人銷聲匿景身世兩遺遊戲虛空土
苴萬物而猶似不忘區區者若云彼寧渠意在修辭

以包元氣載大道如是而已夫意不在修辭卽凡陋
蹇拙而可何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也必龍驤虎攫
崢嶸其辭是猶不忘區區又況我輩能不濡首哉然
而不可不戒也今夫嬰兒終日號而不噉大塊終日
噉而不傷純氣之守也至聖靈人從妙明吐華真竅
流響其神不勞其氣不耗嬰兒大塊爾文人藻士剡
心以思役志以索思而不來竟恟恟而馳六合索之
不得意蕩漾以冥鬼神丹元君如車輪然推而跬步
推而萬里推而鴻荒推而眉睫有不受傷者豈理哉

從古文士竭一生之精力以從事此道其言皆留不
年而其身未免早謝坐此故爾嗟乎丈夫墮地有此
靈光上可證入無上歷劫超塵次可修還大丹驟驚
駕鶴何乃空以其身爲蠹魚卽三食神僊字何益矣
低回自度投袂而起力驅此障去而復來是我輩之
宿業人生之大魔也僕及此時尚未見大損譬之小
火熬油微波泐石當其細微不見可患一朝耗盡何
嗟及乎而僕猶以此障雖重他嗜則寡得喪頗齊榮
枯不問機輕智慮心絕經營或以此不遂彫落亦危

矣僕受教太原先生每戒以雕蟲小技障我本來而
瑯邪先生則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
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闕結政恐萬寶生
成時更吐華萼將如之何夫瑯邪故文士安得不云
爾一劒而斷立收奇功後可無慮今日不能自割從
此以後皆可憂之時東君發舒華落葉脫以歸本根
上善也而境久戀則逾熟逾熟則難去東阿昭明江
淹鮑照春華爛然終其身不見脫落而夾敢上遮須
下沉冥獄冥獄固墮惡緣遮須亦是鬼趣可哀也都

水有言寧爲才鬼毋爲頑仙僕則曰寧爲頑仙毋爲才鬼嗟乎僕已而已而耻與東阿諸君伍且暮借上清之劍矣足下清真人文章一緣與我同病願借乎未願共圖之

荅元美先生

某邇來默自校勘百慮漸灰七情荒澹獨有名障緣根葛藤未斷所謂慾根恨不能遂絕若云火宅凡夫靡然焦灼實所未然至於名根較爲更重言語文字往往馳騫其間每成一篇急欲知音相賞飛揚爽快

不能抑止以爲好名邪則是本因一時得意快讀技
癢似非爲名以爲不好名邪何故津津向人如狂如
癡卽此津津向人如狂如癡縱非爲名快意當前不
能抑止不足語凝神定性之學明矣氣多揚而善浮
思不沈而作苦以此不大受凋傷然必非了性命之
道也若夫榮悴得失了不相關二六時中絕無計較
亦無嗔恚居貧晏如眉頭日揚但恐住于逍遙必不
自作煩惱此雖令大師以六通神智照之亦必以爲
信然者所云名慾二根病染深重不能剷除害道障

心莫此爲甚每對人言未嘗不抱大痛不知何時向
先生言名根頓輕慾根尚重談何容易當是先生看
之誤邪不然某醉夢時作書爾敢自首實以正矣語
之罪大丈夫年逾六十官至九列文成四部名垂千
秋以騷雅登壇以大道結局于先生足矣業從火宅
而就清涼詎宜復捨清涼而就火宅果然高蹈遠引
風期如此大自快人世間兒女子識不足采也渠意
不過欲王先生作大官而豔其里閭爾書到卽與孫
文融選部言之報云鳳洲先生鴻冥故自佳然一辭

輒允於朝廷大體覺未然須其再䟽而遂則朝廷與此公斯爲兩得報書甫至少選而孫君遂有母夫人之變矣自臺省敢諫四三君子相繼斥之後此中時事又一更易犯人之慮方深纓紉不被于體高翔寥廓徜徉人外其樂可言承來教懇至道義之愛鐫在五衷矣

荅王元馭先生

往來糾紛文責填委誠有如先生所諭然雕蟲之辭某性實好爲之每成一首不勝其愉快思浮氣揚

不能降伏今尚未覺疲耗久之未有不受傷者每念
及性命大事悔恨於此決意勅斷取筆研焚之示不
復爲未幾技癢宿病旋發譬之甘酒嗜肉之徒雖受
五戒嗜好不除不自覺其易犯也某今在此中貧遂
刺骨矣生平罕程鄭交無從告貸荆婦頗有桓氏賢
行無簪珥可脫某腰下止有銀帶一條亦毀以佐朝
夕將鬻其雕蟲之辭乎百首詩篇不易斗粟爲郎俸
薄如東方生苦饑而不肖之眉頭未嘗一日不揚也
來書云先生多病此當不損先生靈光卽病亦魔事

爾瑯邪先生辭九耶之命是矣第先生恐終不免何以蚤策之

荅敬美

滄圃主人無恙實修實證比復何如某無所知識竊意以爲塵境亦有解脫靈境亦有束縛性地澄空萬緣起滅總屬浮漚如其不然卽一猿一鶴一花一木亦足爲障也長公先生亦旣棄去九列第先生尚恐不免蠅逐蛾赴營營求進而一退不前王先生鴻冥鳳舉翔于寥廓而弋者未已故是芝草瑤花以物外

見寶亦知雲臥難安清緣難享也霞島煙曉以大石
塞戶封之以白雲雖有彌天之網豈能羅幽人于九
萬之上哉孫文融由選部轉奉常之三日然後爲先
生投所寄八行明日而孫君有母氏之變矣某之任
直推分不妄通貴人此可槩見使者來不得先生一
字私心頗恠之萬里相念無忘瑤華

荅開之

不佞比厭苦銀不律亡賴使神氣飛揚丹元受障奈
術譚虛無之道爲思借祖龍之焰斷之而顧影踟躕

忍不能決又適者僕舊業日尊虛聲益譟羊肉不慕
蟻而蟻慕羊肉將迎亦太廣矣有時焚香掩關無奈
戶外之屢少不自持輒舍我主人翁而靡然從之內
宅未寧靈光不見何時可得痛生歟乎斯志士之大
痛已文字交遊而外他無足關吾方寸者以故雖處
喧洶而不減逍遙更從聖賢口頭拾得回光反顧四
字奉作津梁差爲得力恐與足下入處微不同足下
深入善權廣化擺落脫灑近維摩居士辯才無礙第
于實際處亦尚少爾然任道之器必歸足下矣

先生疏辭新命甚著徬若其眷屬童奴亡不欲王先
生爲大官者元美不可不自鑒丈夫進退有據乃可
辭於天下且無論大道卽皮毛亦當顧惜也阮嗣宗
胸懷故自暢賢嫂兩郎君俱無恙不

與殷無美

一夕劇譚自足千古足下領夷陵以出夷陵故荆南
山川最勝處足下賢豪人山靈借杖屨使陽臺之神
通刺使君稱部下女子亦人生快事也

與呂麟趾

足下風骨秀異神情散朗河陽洗馬罕見其儔凌雲
奏罷蓋一日而傾其都人及領理官出治謝眺青山
雲氣在牕楹間神仙吏隱又何清絕也夫泰山千盤
日觀萬仞仰出雲表下臨滄溟則必蒸爲丹霞結爲
瑤草是太傅公之風氣宜厚也某不佞得與王吉士
季孺稱結髮交而吉士與足下爲鴈行兄弟故敢託
王君爲之容願奉盤匱進御足下足下所治青山下
有故太史沈君典無論其標韻蕭疎天藻橫逸卽恍
慨義俠以千金散客以七尺借人亦大有古田光先

生腹腸者又性好丘壑雅眷煙霞在世世出兩足欣
賞不幸異人靈物爲上帝所急一朝長逝千秋悲涼
嶽瀆無光風雲氣盡伯嶢傷神于虎士子期掩恨于
山陽當其生時人拾咳唾家借姓名士歸之如雲暫
而銷沉蓬蒿生門徑蒼苔沒履蒸而市人責收子母
之息者時時在門詰人至此何知天道所幸有子孝
廉溫美如玉修辭藻麗駿駿有先太史風而氣性沉
著可喜太史有後哉不佞某與沈君義存伐木情兼
女蘿淹棄三載且宿草矣生約彈冠歎慚挂劍而太

史一棺亦尚在淺土相隔萬里日夜痛心足下好男子風流自賞慕義無窮幸顧念亡太史而收其遺孤是在長者僕與郡二千石及宣城長俱無牛平足下肯爲一致拳拳高義寥絕千載矣

與張淇陽司成

夫世不乏英雄豪傑躬絕異之姿有非常之器揮霍踔厲高步遠覽辯雕衆形智落天地而不能自御其然簸弄靈區驅走風雲而不能自調其神萬物役之陰陽推之生管六合成掩一丘起滅轉遷總歸流浪

世之所號稱鉅人與肖翹何異乎斯志士之大難也
貴聞道也古來得道者或閟影空山或逃名城市或
迹溷穢殘而領清虛之趣或身都將相而抱出世之
心有無並遺情境雙冥客有六來郵常自若謂之至
人則今洪陽先生其人也伏讀二氏遺書寄恨笙鶴
不存金僊滅度玄珠難索心印無聞乃不意當吾世
而遇洪陽先生比來待罪雲間亦嘗得與婁東先生
周旋私其緒論矣自念物有家寶道存我度攀緣造
請空耗心神道不在是卽省事簡緣請斷自洪陽先

生始旣而又念往從載籍中見古得道至人向風遠
慕恨不得供爨下掃除之役今業幸與此人同時踟
躕退沮自失清緣是爲無志以故往來胸懷未已也
而屬趙汝師太史居恒言先生甚設亦謂如先生者
不可不蚤自通冀一聞至論拔其蓬心奈何對面而
失一有道長者彼膝行掃地者何人哉又許爲某介
紹令得叩其門牆太史之愛某至矣某是以氣結腸
回遂不能已某東海縣生不幸失足雕蟲沾沾自喜
江鮑徐庾幾負此生中歲頗得聞緒論于化人翻然

從火宅回頭大自創艾某爲人不設城府踈暢忘機
澹于世味似差可進道而聞見爲障自迷本來頃從
二六時中覺照磨鍊亦既苦心矣而結習難除舊緣
難遣障蔽未徹性地未明石火浮漚良足抱痛嘗默
自校勘衆緣頗輕獨苦雕蟲一障業染深重頃思借
上清慧劍力斷之未能漏泄靈光耗損直杲室真大
焉上僅遮須下受苦趣蚤夜念此芒刺可言太原則
口文字葛藤不剪將蔓瑯邪則曰第令敷地剝落有
時夫人命短促俟河之清浪死虛生大海一沫前期

既失後劫難圖能不痛矣先生了道丈夫應身住世
若濟苦海寶筏在茲某是用洗心皈依五體投地伏
惟鑒其虛懷不恡鞭影請誓皦日佩以終身小詩四
章仰塵聽覽某方戒雕蟲而復以雕蟲自獻可笑如
此容圖面質不盡拳拳

與蔡使君肖兼

滄海以東三神山在焉金銀爲宮丹霞爲垣元氣迴
合洪波遶繞其盃有玉牀藥竈瓊芝瑤草蒼巖鬱鬱
青羊白鹿高真上僊所居神區靈境不絕世路而世

路自絕高其上僊時時與人接而人自不接僊真東
又有扶桑大帝暘谷神王高居寥陽之宮翠輿之房
冠芙蓉衣雲霧清聲寥寥而朗誦金函玉書龍君坐
靈虛殿柱以白璧砌以青玉鋪珊瑚之牀寒水精之
簾深黑空洞電光隱隱靈妃龍女服冰綃躡珠履乘
月夜出海上人時有見之者大士住落伽山臺殿兀
立鐘磬孤懸寶篋栽于空中蓮花吐于海面佛燈神
炬白毫妙相大衆闍鞞川后震驚在內地則有金莪
雪竇四明洞天分東華之妙炁結人外之玄壤山川

盤鬱凌厲區中幽人棲止大都慕其窅深韻士也芬
往往譚其神秀乃明公領郡得此儼然飈車煙轡作
十洲三島長半治士民半治雲水亦愉快哉而明公
固木難異姿煙霞遠韻風流文藻暉映東諸侯山川
與人庶幾雙美時殘雪消凍條風扇芳麥秀草芊花
事行盛明公以神明愷悌和其士民風俗回醇郡務
清簡而使君稍乘暇日驅車露冕行春郊原酒尊茗
施而就嘉樹下聽黃栗留暢矣暢矣飛觴授簡恨僕
不得載筆以從顧僕僂僂府中趣出騎款段蹢躅道

上每從揚塵堀堞中想江南之脩篁茂林青沙碧玉
未嘗不搖搖動魄也僕抱丘壑之心又缺經世之具
紫衣金魚知非貴骨雲煙島差有清綠願公察之
不夫心嬰好爵日迷長林達者所嗤亦小子之大懼
也明公澄湛暢朗足其此語故不敢以寒暄俗調仰
溷清虛伏惟崇紹

與孫文融

不佞某不奉瑤華之音八易伏臘矣此來日夜望見
顏色屬足下方在要路津不敢燕見亦無從通一刺

以明相憶故人之義爲何寥絕若此足下光明粹白
志業已信上不負人主下不負友朋卽邇若山河良
用愉快往歲北上爲王敬美寓八行久在敝笥未達
與書敬美訝無報音以殷豫章見詢僕荅云銓曹公
尊重不敢自通須俟其一旦去重地乃敢前而奉幣
清華差減昔日尊重然僕到門猶廩廩憫公餘威也
人信不可以無官哉敬美書馳上械封綬滅矣足下
爲貴官而使故人引嫌至此蓬心未除可知僕頃者
胸中有五嶽欲一涕足下長安一斛塵何時可得晤

言也

又與孫文融

適作八行致敬美書將發而婁上使者持元美元馭
兩先生書至元美業已掩關黃冠加首從華陽秘監
遊于方之外矣詎宜以一官再出如九華山入宋齊
丘也王先生上疏石隱哉吾黨應共成之必得請乃
可渠寧恐不得請託僕爲之緩頰諸公間長卿故吃
于口焉能爲元美遊說又窄識貴人面孔自念獨足
下可告耳昔人有言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王先生

抱影雲霞暮者未已豈其飛尚未冥邪君子愛人以
德華陽句曲風華映人豈可使聖朝而無若而夫
故事在足下幸亟圖之

與元美先生

長安人事如置奕然風雲變幻自起自滅是非人我
山高矣南華先生云與其是堯而非桀孰若是非之
兩忘諸君子下地獄種子僕洗耳不聞也乃先生之
耳無所用洗矣趙汝師落落然雞羣野鶴哉然不離
是非此行謀石隱矣僕又以爲且不必爾汝師在國

家若獅豕卽喑喑無聲能令百獸震恐以此爲三下
八百他日名書上清何急而息影滅迹也聞先生近
日神大王甚喜抱雲霧長往在先生固其所海內君
子頭顱種種脫就一官輒喪其平生老至而耄及利
令智昏邪先生福德完矣陽滌山中之約頗有近義
與元馭先生

長安邇來議論太多譁張聚訟二三少年負氣言事
慷慨至煩當事諸大老併力彈壓之似非盛世之所
宜有也二三少年徒空言耳發之當米之不當亦應

容之以開言路養士氣卽不能容此一在事之臣折
之足矣何至恐不能勝而合諸公之力以排之也多
口哢哢謂是非有兩端僕以爲無有兩端也先生高
鑒寥廓兩耳不聞詎不快哉趙汝師真千仞之鳳其
于含光守中尚未至乎其至持節南還遂有長往之
興先生以爲是不不肖在風塵中無一精進虛生浪
死良可大懼生平知愛獨有先生何以慰之汝師還
便布數行不莊不悉

與徐大宗伯

師行時某不能遠送旌于僅隨諸屬吏出國門拜馬
首而別轉盼車塵天青日落雲樹蒼茫黯焉低回目
窮心斷計行李日夜行冰竅中登頓跋履仄仄念之
一入里門故山生色猿鶴相候雲霞來迎寓蠟屐于
巖阿放蘭橈于水曲慙釋重務返於逍遙其樂何言
某自顧樗散謬辱鑪錘南宮娑娑數侍清譙若候芭
之事執戟裴迪之在輞川鞭箠相使盤匱進御人生
遭逢良足自慶不謂紫氣漸遠真人乃東中郎去來
孤桐絕響司空不在劍鏐無光臨食廢箸徬徨以嗟

命之不淑可知矣邇者世路嶮巇人事翻覆瞿屠巫
峽風波駭人言念吾師業脫纓紉徜徉林泉眷丘中
之緣愜物外之賞松風入耳蘿月在懷真作飛天仙
人之想又何問浮雲變態乎殷無美領夷陵以出東
入桑梓便希區區屬某方抱病休沐崖略不莊伏斬
台炤

與房侍御

不佞某生幸與明公同鄉邑束髮而想聞明公之手
采至于今尚未獲奉大君子之末光頃前茅入都門

竊自喜進御有日乃馬蹏掘堦問竟阻色笑今者明
公持督學使者節出按南國南國之儒業已延頸鼓
足日夜望東壁文星之照臨而不佞嘗領邑符吳會
則某固明公鞭箠下士也生平未借交左右似不得
輒有所關說第地方之事有人寃當雪公議當信旣
未竟于前圖不無待于今日敢昧死爲門下陳之青
浦縣諸生郁某惓性粹溫天才俊朗物華國寶玉璣
黃流旣精博士家言兼擅古文詞賦洵東阿之麗藻
而南國之儒流也十三早遊鄉校二十累冠諸生兼

之丰姿秀麗器識端凝才美有聲行檢無玷家貧力
學負米授徒上事寡母下撫幼弟人稱其孝友不聞
他過往年因吳江縣監生某某肄業留都延某講藝
郁生以貧故與俱某故貴介子弟頗負俠好飲郁某
常累規之偶酒中與費監生者各使酒相詬遂至箠
擊費生大受窘辱不甘泣訴大司成戴公通蒙訓責
後司成密訪其事之始末彼時有惡郁生者乘機波
及誣以同飲司成不察庭發其事謂郁生名爲講藝
實同流淫留都及故鄉人士亡不知郁生之不在座

者耳目可采誠難掩飾不幸風聞于前任督學李公
謂事發成均不暇深察遂以荒飲論黜時某既憐人
才復傷事柱當衆庭救首列其珪璋美材次舉其孝
友大節監生作過與郁生何干今監生俱安然無恙
而郁生反獨以荒飲論黜豈不冤哉又其寡母一生
經歷萬苦撫育此子早歲成名今若使其青年才子
錮盛世以終身白首寡嫠廢辛勤于一旦誠可傷心
以一寸保之不足又加以八口長跼力請凡七起而
督學之意稍回許某再加體訪別有處分無何而前

院梅墩邵公少魯周公楚石陳公皆力爲之言李公
見關說者多反懷猶豫本縣移文申復未蒙准行及
後細加體訪始悉寃狀面諭某郁生之事果屬虧枉
已往無論候本院將行令本生自行赴訴該縣再爲
申理必全此生不意李公旋聞家喪倉皇南歸不及
了此公甚悔其事云且修書與新院王公賴彼煎雪
不謂王公不久又以請告去使此生久沉泥塗而不
復某爲德不卒私心耻之今幸遇明公新膺簡命以
臨東南伏惟明公博施大仁明士林山斗當明公旭日

方升之候是郁生死灰復燃之時業聞長安諸明公
已有憐郁生而爲之地者顧其事經某手水木本源
某而不言誰當言者伏惟明公察某之至情固非率
爾搖其唇舌爲寒士作說客者干犯台嚴必罪必罪

白榆集卷之十一

東海屠隆緯真著

書六

與顧益卿

湯君高臥禪房不肯爲不佞屈僅得抵掌徜徉千古
作一夕歡是時有采陵行酒湯生淋漓意色甚屬僕
大笑措大眼孔小見么麼變童便令銷魂籠絡英雄
上須此一物足矣又何所貴願長七尺美男子足下
便何自稱之當是慈明向使君津津不休渠誤認作

金臺宮中吹紫笙玉童故也咄哉使君亦復津津嘗
念石季龍鬚髯如戟低回櫻桃隆準公絕世英雄宛
轉藉孺何況慈明與使君僕則學道人了空一切此
物得之開之尊人馮太公今不妨便舉以昇足下又
何難遣視使君塞垣也一童子嫣然騎駿馬持薄號
走數百里致主人之命疆吏胡風吹面黃沙滿衣大
是佳事旬日內當遣足下須以夜光杯盛蒲萄酒醉
之蘭省客名過其實奔走都人而貧日甚牀頭酒錢
空亡以留客有將門子以三十金爲壽求不佞居閒

投幕府不佞利其酒資爲發一牘使君平頭奴留
日以原械返云使君且行部邊徼今遂已其事矣書
亦遂焚棄不復足聞于執事者隆中卧龍抱影人外
長吟梁父大是煙霞之姿不幸爲劉豫州募出驅馳
王路終天天年希夷公見中原有主退栖華山竟了
性命竹帛鐘鼎虛誤英雄不知凡幾足下高朗寥廓
道門白眉乃以材具爲時人物色而名根尚在雄心
未除恐不免終作李衛公郭代公輩中人而止石火
電光良可爲懼張肖甫司馬功略滿天地顛毛種種

矣不佞兩遺書勸之鄴侯晉國攜手同車淮蔡功成
綠野何時已見朝披一品衣未聞夜抱九僊骨張公
無所不答獨無一字答此語苦海溺人如此向見沈
公子道足下念先太史至矣此子一言一涕足下真
古一片有心人今要離荆卿諸公在亾不斫頭陷胸
願爲足下死者雁門關前萬世德其人豪有氣可稱
同調足下識之不元美遂問泉石敬美尚不忘雞肋
心間非久且膏車秣馬矣長安得此君來一溷亦快
人國家倚足下如長城銅焦鐵騎直老邊垂已爾何

時得奉顏色臨風長想

與姜仲文

不奉雙魚展訊足下半巖矣亦復久絕瑤華之音各
在風塵紛輪躡踏送盛年於雞肋鎖壯心於馬蹄可
歎也不佞弟疎庸人上不能抗跡霞外抱一守中了
性命之事下不能高議雲臺樹勲揚烈垂竹帛之聲
空以三寸斑管自雄爲世人妄立文士品目生平所
得他未必無可稱總之以雕蟲技掩卽此一技又不
能博收深造務極玄解一一當古作者譬之野火閃

爍流潦汪洋一瞬而已又性不善改藏名過其實牘
盈裴几門多履恭自握筆爲文而外往往以騎馬跟
踣銜杯譚笑奪之讀書精理時自知絕少目無六合
胸無千秋而日取朽腹輾轆而出之文不程古語每
師心當其神來光采橫射或瞥焉味盡意致索然所
謂家無擔石一擲百萬而時人好以耳食謬相推許
坐致溷擾削氣侵精每一念省悔輒思棄此敝帚逃
於空虛而塵網羅人又忍不能決隙駒石火奈此流
光何是不佞所爲臨食而歎仰屋而思者也足下美

如玉瓚溫如截肪當事者不置之西清東觀之間而
令執掌錢刀驅馳孔道神駿鹽車龍淵補履非其任
矣一日之中焚香攤書會有幾時白日速行青鬢易
老何時同問一丘其了大事追維歇馬彭城剪燭官
舍烏啼霜冷月落斗斜戲馬弔項王之霸圖放鶴懷
蘇公之遠韻連宵枕藉累日沉冥故歡杳然言之心
斷足下握節于外久矣楊柳雨雪征夫所嗟何時及
瓜日望天末尊公負東山之望重矣竟眷泉石與冥
鴻競爽平身尚濁世名書上清宜其灰塵三事若遺

迹也嫂夫人好不老母荆人及小兒女俱幸無恙貴
同年蕭氏兄弟鄒孚如龍君善董伯念俱與弟投分
不淺而伯念以同舍郎追隨更密獨足下離邈在千
里之外今君善伯念亦東行矣足下對清風朗月頗
念故人不何得眇然不將一字也伯念去便寓此箋
以半歲無書不覺娓娓日不乏北來鴻可竟念我爲

與元馭先生

張生來得先生手書知爾時且爲尊大人舉喪事荷
鐸入山伐木負土在烏猶傷先生勞苦可知琅瑯先

生遂得棲穩煙霞青山生色然而望真人紫炁者素
已也威鳳高飛寥廓人思尉羅雞鳧日在藩籬過者
不盼夫物貴賤在所處矣不肖某淺薄徒以一片心
爲先生收錄日夜兢兢惟恐濩落爲知己羞二六時
中省身克已反照內視長懷靡及而風塵馬蹄贅潤
不休性地未明結習未盡嘗念古來聰明男子不少
胸有千古筆有萬言或開口高譚性命仰墜天花忽
忽悠悠終成虛度而了緣證道賓於上帝者往往屬
之草野抱朴之賢塞允舍光以踐大道令寒山清夫

平叔桓闔與江鮑徐庾諸公競角文采不及明發而
了性命大事乃在彼不在此豈非以抱真守一者不
散純白摛英拔藻者坐洩靈光也某雕蟲一技不加
于人而自寶敝帚享以千金操刀欲斷忍不能下每
念石火流電涕下如縈先生何以拯之南望屏息以
聽吳興董客部開美士神情散朗貴能挹損其比者
同舍良友也以予告而南便修謁門下幸先生有以
教之不盡欲語

與汪伯玉司馬

今海內駕千秋之業有瑯琊與先生爾草昧羣雄崛起田間霸一方建旗鼓以中原爲事人譚王氣家握靈符一旦事定功成真人受命而羣雄煙滅祗爲驅除又有明于天人之際知大命之有歸審才力之不敵而甘心佐命依人以立小功者此雖與犄角之徒成敗異勢而其消折英雄之氣一也學士大夫以文章命世垂千秋名代不過一兩公而止彼當其時摘管修辭與一兩公分曹對壘盛氣而不下者計豈應少哉乃卒歸煙滅而千秋名遂屬之一兩公而止故

有生存千萬言死不留一字志士念此有足悲心者
夫真人身膺大寶宰割神州固也受命于帝河嶽英
靈含芬揚藻光暎千秋若劉向動乎太乙徐陵識乎
誌公卽文人不可謂非受天之命也世有椎英雄雅
不嫻文辭曲護所短乃曰大丈夫采秋實爾安事春
華夫麒麟凌煙之上豈必藻有文哉嗟嗟結繩以還
乃有文字明聖所爲天之制也仲尼不刪六籍乎今
麟凌煙不託文字後世誰知者大禹功在河洛萬
神而其始乞靈于南嶽玄夷使者之文留侯以

三尺劒佐漢祖定天下而素書三篇實誨之穀城黃石金簡玉函亦上帝所寶也世有椎英雄寧有椎帝哉今天下文章屬之瑯琊與先生若麟鳳之爲百獸長滄海之爲百谷王千秋之名終歸焉而他搦管修辭者卽目營四海氣凌萬夫恐未免卒爲兩先生驅除而止某東海鯁生束髮好雕龍之業此其匹夫之意念亦不淺矣而不幸與兩先生同時今年四十精已銷亡長恐以一生心力而并爲大軍前茅所驅將悉索散賦東濟師婁水之陽南頓甲大障之陰以一

決雌雄則重懼衆寡不敵立而齏粉爲天下笑將投
戈解甲俛而受軍政戲下則又奈此雄心何何具須
眉名夫也僕居宮妾自衡度以爲丈夫生不能受命
于帝雄長斯文寧爲彭城天水毋爲留侯李藥師寧
爲尉佗夜郎毋爲竇河西雖近倔彊不見事機亦磊
磊有片氣哉以故僕生東海四十年而未通楚一門
下比年以職事入吳會嘗與元美兄弟周旋雖義託
同心亦頗氣存彊項王先生賞其鶻俊惡其跳梁然
來嘗不相歡也旣而瑯琊黃冠入道返于清虛金帛

既空圖書亦散盡捐有身之累并棄千秋之辭而先生亦且漸厭五車歸心三寶是文人之掉頭英雄之結局孰有善于此者哉僕最不宜繁事多踈而于大道尤茫無入處然此兩者皆其心所好也初見藻士之競爽則欲驅車而涉詞林繼美化人之道逢則又欲乘筏而登覺海此兩者皆非其才力所任恐俱無成而身亦將老矣夫兩俱無成則步益窘步窘則心日灰心灰則慾漸寡是入道之梯也故僕今者于天下事一切可已顧獨念業與先生同時而絕不一通

終屬欠事夜郎王黃屋海島稱得意終身不通中國
衣冠而稟其正朔彼烏知漢大哉雖以自尊亦自小
也故敢將不腆之辭謹布腹心左右昔僕不能爲先
生下今能矣願先生毋以汪罔氏也者而戮以鼙鼓
其不勝幸甚貴郡理龍君荆南佳士先生忘年而與
之交僕有以仰見先生之度令得從雲夢生之後而
抵掌大業可乎溷瀆清嚴悚息以聽

報董伯念

足下乘大編東下布帆錦纜長笛短簫煙月滿蓬牕

星河在鵲首凌空踏虛快意可言弟自別足下風塵
紛沲日甚一日時時脫細君繡襦簪珥向燕姬爐頭
貰酒佐客歡客跳地仰天大呼浮白不知鮑宣家桓
夫人耀首之具盡矣蘭省客亦大豪舉哉足下牀頭
子母錢狼藉客亦不乏如平原大梁雲母帳下水晶
簾前盡珠履紛襍然不如貧吏風韻更勝耳足下去
後握手論心便頓減昔日人生真自有相知不復可
強宋西寧小侯至自秣陵攜詩人黃白仲北此兩生
殆將奪伯念座其人才亦大可念詹政叔苦爲曹長

所持不得一試史局僕舌爲燥心計使盡諸公亦多
爲之闢白竟不得請使人氣短今婆娑長安酒家狂
如鼓吏殆非其真面孔亦游戲三昧耳僕將爲卮言
甫益卿諸公書送之塞上而邊風勁甚未有貂襲遂
巡不發知足下念之金生在徐糖部家如鼠入穴倉
腹中日日果然飽欲歿具君更落莫可念矣

與張大司馬肖甫

十一月二之日屠某頓首奏記肖甫先生有適陶下
某不佞以雕蟲一技鼓吹人代又生平持一片肝腸

推置人腹爲小吏以寬和廉潔媚於黔首又好采月
旦清議扶忠直獎人倫都人士見以爲無他大過矣
厯就之達者謂不佞某有簞行物情蟻慕居長安歲
餘無問縉紳逢掖通刺掃門屢長滿某亦傾身延獎
令各得其所而去非歎砥行修名亦以厭物免禍猶
恐當事者以其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事日夜兀
兀畱神簿牘送流光於馬蹏銷壯心於竿影鬢髮日
短精已淪亡長恐一旦先朝露填溝壑思息影長林
逃名空谷坐惜神烝保其餘年而老毋在堂妻少子

幼大載廉吏無家可歸踟躕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一朝爲人魚肉若是也名乃造物所忌交游將迎易招悔吝亦竊嘗憂之不謂一夫作仇橫肆不根遂摧頽至此也禍大奇矣方口語陡興舉國駭愕名公大人賢豪長者傾都而來視不佞扼腕慷慨義形於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間巷小人洵洵諭諭無不爲不佞稱冤陞解之日午門下環而觀者候如堵城郭瑤緹騎切齒伊人大罵陰賊挺下如雨公論如此而某迄不免豈非數哉然某得此甚安

中是以長嘯而去無恨矣事業已住何復嗷嗷承明
公下問敢略陳其顛末西寧侯宋世恩恂恂雅如儒
生生平慕李臨淮之爲人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
賦顯名新從秣陵解府印還燕卽託人爲介紹執贄
通刺願就講千秋業稱北面弟子不佞力謝不敢當
固請以兄禮事不佞不得已許之九月置酒張戲大
會賓客詞人無論縉紳布衣不下十數人不佞與焉
措大燕五侯之第酒酣樂作客醉淋漓狂態有之寃
哉獨不佞某不善酒亦不能狂當諸客豪舉浮白時

某瞋目跌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神也西
寧凡兩觴不佞不佞亦一觴西寧西寧不解事時向
人抵掌言屠先生幸肯與宋生通家乎又向不佞言
徽天寵靈葉豪先生許某稱弟異日者家弟婦將扶
伏拜太夫人嫂夫人堂下座客多聞此語實未行也
仇人欲甘心不佞之日久自某之入京日夜偵不佞
行事無所得不佞故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
媒孽西寧者統禪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仇又適聞
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採摘遂文致張皇其

辭嗟乎家僅一僮一婢何關渠家事而亦攬括其中
邪其所誣讎姑無論事情卽以理度之通乎不通乎
疏上主上令廉訪其事廉訪而無實狀乃坐伊
人挾仇誣陷而坐某以詩酒放曠兩議罷又及不佞
青浦之政嗟嗟上所置問疏中污讎事爾業廉無之
伊人之傾險何辭而乃別求他細過令與險者同罷
邪又及青浦之政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
浦之政時邪一夫持論萬口莫爭斯其故不可知已
某歸已青山白雲紫芝瑤草焚香誦經尋直采藥何

自和集
卷之二
爭不可世路險哉心灰氣盡家有介推之毋萊氏之
妻白首林泉已矣何恨明公歟生交義高于古人幾
別長離此爲慘怛

荅張質卿侍御

昨張居來制府書至道先生雅念不肖某不肖某橫
被仇人中傷實爲無罪汚名業蒙當事前白乃坐以
酒過嗟嗟坐酒過應與傾險者同議邪凶德宵人無
故而發難蟻士大夫蟻之而其事實卽以其罪罪之
蟻之而其事不實則別求他細過此何故哉且今被

經之人與誣人者同罪何其輕重失倫是烏可長也
人實醜就不肖天下大矣萬耳萬目寧可盡塗此其
人必有可取一旦以仇人不實惡口必逐之而快乎
卽論酒德人之召不肖直以酒爲名爾以爲名也者
先生察之不肖能勝鸚鵡杯幾杯又雅不善驪呼孟
浪淹淹名理則有之必也坐以雕蟲一技不肖乃俛
而無說矣世方以逐屠生爲快屠生返林間采芝種
藥徜徉兩大藏作老居士亦足適曾無毛髮損獨如
後世陽秋何此在事之責挂席乘風從此長往青山

是吾故人

寄王元美元馭兩先生

不肖隆以雕蟲一技竊負虛聲又天性寬仁忠信不
倏然諾好急人之難揚人之善有此鑪行爲物情所
歸居長安歲餘海內縉紳掃門通刺戶屢嘗滿隆不
能掩關滅迹又重懼得罪于時賢傾身延獎務令各
得其所而去非獨立名行而了世緣亦以厭物情而
免禍釁猶慮當事者以隆空持文墨議論而曠廢吏
事日夜兀兀留神簿領髣髴日短精以銷亡長愁一

旦先朝露填溝壑思息影長林逃名空谷坐惜神祚
保其餘年而老母在堂妻少子幼六載廉吏無家可
歸每踟躕低回臨風太息區區顧慮以此不謂一朝
爲人魚肉遂以至是也禍亦大奇請略陳其梗概刑
部主事俞顯卿傾險反覆天性好亂初入刑部構陷
堂官潘司寇排擠同僚提牢生事風波百出僚友疾
之如寇離畏之如蛇蝎此通都士大夫所盡知也不
肖向待罪青浦俞以上海分割隸治青浦暴橫把持
鄉閭切齒不肖每事以法裁之復因詩文相忌積成

仇恨比長安士大夫盛傳其構陷堂官事不肖偶聞
而非之語泄于俞大仇深恨遂愈結而不可解頃者
西寧侯宋世恩新從留都解府印還此君賢公子雅
好士慨然欲脫去貂蟬氣習而以辭賦顯名託友人
爲介紹執贄通刺以藝文就正稱北面弟子不肖力
謝不敢當固請以兄禮事不肖不得已許之一日置
酒張戲大會賓客無論縉紳山人同席不下十餘人
酒酣樂作衆客盡驪豪舉浮白狂態有之寃哉獨不
肖不善酒亦不能狂在門下所素知者當諸客淋漓

時隆面壁瞑目趺坐作老頭陀入定客相戒無驚其
神也西寧凡兩觴不肖不肖亦一觴西寧西寧不解
事頗號於人謂不肖與彼以千秋之業相砥通家之
好幸甚至哉又與不肖言屠君業以弟畜我弟婦何
可不一登堂謁太夫人嫂夫人座客多聞此語者而
山人布衣復好揚詡顯卿聞其事而生心焉又不肖
好從建言得罪諸公游居則杯酒相勞出則長歌送
行爲當事所不悅顯卿廉知其故益挾以爲奇貨一
則計圖報仇二則意在希合日夜偵不肖行事無所

得不肖故多賢豪長者游蹤跡皎然難可媒藥近見
有西寧交好謂彼純禪武人子可借以惑人報讎又
適聞有通家往來語又酒中狂態可指摘遂肆誣讎
張皇其辭疏入主上下其事令廉訪了無實跡持
議者乃坐顯卿挾仇誣陷而別求不肖詩酒跡狂細
過及追論青浦之政謂放浪廢職并議罷嗟乎上
所置問疏中污讎辜爾廉訪旣無端倪則伊人仇誣
之罪偏重何辭乃別求細過又追論疏外前愆文致
傳會而令被誣之人與仇誣人者同罷邪又及青浦

之政青浦之政應罷邪又今日是問青浦之政時邪
當口語陡興舉國駭愕縉紳臺省諸公傾都而來視
不肖扼腕慷慨義形于色者何止萬口雖武夫宿衛
閭巷小人洶洶論譎無不爲不肖稱冤 陛辭之日
交戟外環而觀者倏如堵城貂璫緹騎盡傷不肖無
妄交口而罵伊人以虜衆共擊之挺下如雨公忿如
此而一夫持論萬口爭之不能得斯其故不可知已
豈非數哉不肖奉老母東歸此去青山早還初服亦
伊人之惠焚香讀書采芝種藥無所不可家無負郭

則有西山之棄瓢在已矣何言介子推有云身既隱
矣焉用文之顧念官可去而名不可污不懼爲衆人
所疑而懼爲先生所短萬一心迹不白他日何面同
見先生所以不願叩丹陛披陳而急急向先生置辯
伏惟先生道眼照察然不肖不能晦迹逃名以致游
道太廣虛名累身爲造物所忌姦人乘之坐招悔吝
真道門所棄隆知罪矣從此以後披髮入山惟有痛
加懲創匿迹收聲以自託于櫟社之材以求終不負
大君子之教區區此心敢布諸門下不知門下尚許

之不墜業奉老母出守凍潞河之干待明春冰解揚
帆南下先遣一介奉問臨書悚汗

荅胡從治開府

嘉平月廿八日屠隆頓首奏記從治先生足下墜之
於雕蟲之技甚淺偶徼天幸竊虛聲海內又生平提
一片熱心腸行彊行爲士大夫所暱就比居長安戶
屨常滿殆罷於奔命年甫四十精已銷亡筆札口吻
鼓吹人羣座無君卿客稱不樂以故酒食嘉招亦委
無虛夕然生平雅不善麪君不能勝鸚鵡杯一杯兩

杯近奉天竺先生戒不御腥羶又性不解鼓吏諸君
淋漓狂態淹淹名理則有之長安薦紳謂隆無他腸
可近蓋絕不聞睚眦之傷徒以名過其實爲神理所
忌又或是宿生之業一夫作仇風波陡起伊人業坐
傾危而隆亦不免嗟乎身非宋玉口無微辭將以僕
爲漢長卿乎今之文君不新寡謂淳于先生醉一石
而主人未嘗滅燭當魏其燕灌將軍時座客怨雲
童奴如雨朱門如海誰爲紅葉者其事寧須啾啾
辯哉奈何令被誣之人與誣人傾危者同罪也

神僊之罪與傾危同科邪雖然李青蓮十一直於
華十九臥酒家簪筆供奉能幾日中常侍一言逐矣
而屠生者令低回刺促龍鍾白首一蘭省郎余恐青
蓮笑人也所可媿者陶通明拜表挂冠天子令百官
祖餞征虜亭賀秘監請爲黃冠人主賜鑑湖一曲至
親爲賦詩寵行古名士去國風流冠冕如此而不肖
乃布衣皂帽蕭然一騎出都門方之古人亦云不幸
苟以達人之眼覷之此皆浮雲爾若都水以征虜贈
重秘監待鑑湖爲榮何名達士哉隆今歸矣以一官

還 朝廷以虛名還造化四明山上八牕玲瓏下瞰
白波上擎海日則樊夫人丹竈存焉僕且側身從之
願充掃除之役第恐山中亦有若伊人者復以樊夫
人污我奈何則請邀上帝而盟之千里相念書辭慷慨
分義殷薦中心藏之復拜買山錢更謝鄭重臨風
裁報惟有惘然時方倚公等救火知不能早抽身他
日裴郭功成幸勿忘四明山中之約

荅沈肩吾少宰

讀先生手書至理名言超超玄著如發石室丹臺之

藏矣攜歸山中能忘佩結僕廖廓之夫萬事擺落此
自得之天性非關學道偶遭此風波視之若浮雲幻
泡漠不與丹元君事一官雞肋豈千秋長住之物乎
爲恩爲仇亦是妄緣今屏居沈寥掩閤習嬾二六時
中著衣吃餅都不復記憶身嘗有官從何處來卻從
何處去伊人雖嘗橫肆貝錦亦久忘之即胸懷偶及
亦絕不作瞋恙想此詎便謂已到三摩地哉人間世
要自有此一等落落穆穆人此去烏啼猿嘯水碧沙
明楊柳覆船桃花夾崖步步可憐故人富美此行無

多設勞苦語三事在身先生寧得蚤脫苦海李長源
韓稚圭亦是神僊中人願努力青雲之上三千八百
蚤自圖之卽此爲別

荅王季孺

五言律五首字字超詣篇篇合作有神有氣有情有
致殆難摘賞篋中夜光足詫波臣矣擊汰揚舠青藜
作伴此去水雲澹蕩魚龍灑灑夢足落西冷若邪之
間大自愉快眼前幻池去我久矣僕又作荅肩吾書
云詎便謂已到三摩地人間世要自有此一等落落

穆穆人非關道力僕之脫去人我恬夷平等不下地
獄種子方津津得意他日以見上帝可列清班以
史傳陽秋亦不知名士品目香山端明攜手同車足
下乃欲鑿我混沌殆將何寶邪且僕生平亦有何憐
池其身而今迴車改玉也所諭山水興長交游龐雜
千秋名下士常態耳卽今去此結習意將何營蘇張
公上可陪玉皇下可悲田院若使一遭摧頽便改面
孔何爲長公意致都盡僕此去保不爲惡耳不能便
改名士面孔也足下忠我鑒其意卽可

荅徐文卿

公子溫朗如玉標韻泠泠胸懷平澹色笑可嘉儀容
所欣賞往在青谿猶以世法隔閼形骸頗疎一把臂
都門遂成石契婁迴美盼數接芳筵桂馥蘭馨不覺
其入矣風波陡興劒分珠剖岐路煙沙城隅雨雪能
無悵而僕天下好男子朗月冰壺騶虞芝草自信其
必然天下遠聽之士謂文人多輕薄以常理見度安
有品目則可至如吳會士大夫周旋之日久誰不相
信而伊人忍肆口語一旦至此極顧影自照萬萬無

以取之必也索之宿世之業已爾以不肖一片肝腸
伊人者莽不畏神理若此不祥孰大焉此業在人理
之外了無足論而愛我者乃遂往往進藥石何也夫
藥石云者謂其人旣失之往事將以救其末流僕受
伊人無道有何大謬而必圖迴車改玉也必欲僕鑒
於伊人而力去其愛人好士豈弟䟽朗無人我絕町
畦乃僕之所寶者維此耳今悉去之卽何貴於長卿
面孔哉且僕之愛人好士豈弟䟽朗無人我絕町畦
胡至必應取伊人之侮若此不歸之命而歸之僕有

以取之曰戒其將來是莫酷於愛我者之言比之伊
人更烈也行休矣僕今者以對諸公則諸公爲政他
日謁上帝則僕爲政吐氣信眉當在此時今亦安能
與人呶呶黑白乎四明若黛若邪如鏡芙蓉菱芡屬
玉鵲鵲一朝歸而有之可使腹中一餐無飢而不可
使眉頭一日不揚請從此長往介推有言焉用文之

與黃白仲

會稽自神禹會萬玉帛是用開千秋靈爽越王拓雄
圖羅剎江上山川名壤申于越絕乃竹箭之號雖崇

騷壇之風未暢謝太傅東山絲管冠冕江左人倫之
儁陽秋豔仰乃其辭藻何寥寥也王逸少大令神情
朗秀風華映人臨池一技妙絕古今遂作書家麟鳳
而雕龍之章尚多媿色卽世所傳蘭亭一敘非不楚
楚有致譬之小池流水野逕疎花一目一賞意態都
盡蕭統妙選東西二京以及魏晉齊梁諸名家此文
乃擯而不錄六代以後蓋罕英流名品不謂此時乃
有白仲沃洲宛委之靈氣蜿蜒盤礴大暢於白仲白
仲眇小文弱六尺男子爾胸懷磊磊何多奇也白仲

之才如泰岱五公少室三花青霞上結丹泉下走都
無塵凡色相淋漓瑰放神情並來僕結髮論交海內
今天下豈不多才要如白仲獨立環視的然無兩余
觀白仲書法方之二王法度未敢便謂相當如何至
其色態婉秀骨力勁爽縱橫大書驚覓動魄亦可謂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昨承四律送行揮之巨幅詩
既宏放奔逸語語芙蓉書復瓌偉神奇滿紙雲氣廣
庭披覽天日爲朗長風忽來急取酒浮大白歡呼欣
賞大叫欲狂卽欲作數語奉報屬有他客草草裁書

既發而私心殊天關不快者累日故復備此牋道本
懷向往猶以筆不逮心未盡抒寫世有才若而夫而
布衣流落四海無家乎是使不佞戟手仰罵司命者
也不佞業操深心欲載白仲南下同舟共濟提獎千
秋乃復爲宋侯留不佞氣盡僕日挂帆長往矣留書
以明相憶白仲自愛夫天豈虛生白仲哉并謝宋侯
承隔雲水

荅顧益卿

足下赤手撐乾坤不顧妻孥不問生產乃爲故人分

俸故人何以堪茹懋集留通州城五日已訂同舟之
約暫入京別游好再得湯慈明青春作伴更喜家田
叔乘一樓船北上僕今載以東還醴使者惠以郵符
長年鼓吹長途差不寂寞江苦獨行無友生爲侶今
得湯茹二丈同舟領略江雲海月嘯咏菰蒲鳴榔擊
汰遂忘其身爲逋臣矣兩生酒德頗不淺舟中苦無
麴君停船日沽村醪恐不堪供吟嘯聞使君牀頭尚
多此物幸分數甕來湯君復別去想使君衙齋夜寂
寞政可焚香禮天竺先生誦楞嚴法華跣趺坐外

了人緣內修淨業當在此時僕東歸便須葺一小菴
作老居士生涯他日相思則有四明山中瑤草可寄
足下足下髮漸短矣早了三事圖英雄結局無空老
風塵爲也

荅詹君

足下入都門一日而傾其都人徵辭賦索筆札聞如
雲矣昔李北海南至長安長安道上每出聚觀者若
堵城智永師以書法奔走一時鐵限爲做筆塚成林
古人好事大都若此足下淹道多聞提蓋狐先登歟

瓊意氣徜徉籠罩千古又發石函之藏探鹿苑之旨
名理精絕超超玄著足使深源吐舌支公却步故宜
豪俊傾心海內延頸雖然此皆大英雄人皮毛爾文
字筆札誠無與吾內真卽名理機鋒推倒一世屠端
長吐五色寶蓮天女來獻花龍王聽說法終非屑當
以障本來僕少疎暢中年不聞道而天性擺落輕於
世緣獨無奈雕蟲鼓吹虛名累身居長安交游酬應
不減足下猶自以了緣混俗照心煉性庶幾火宅蓮
花而譏人中之逐脫羅網僕於雞肋浮榮覷破已次

風塵馬蹄良所厭苦今者業微惠伊人早還初服名
山靈壤何事不了布帽青鞋又何戀乎而足下欲僕
輕外齊物寶吾內真其尚懼僕作殷中軍咄咄書空
態耶中軍名理如何一旦爲此舉止乃知口吻煙霞
真無益此中毛髮事僕之輕得喪去人我絕仇恩要
自得之天性非關道力然其歸欲常使逍遙灑脫眉
頭無日不揚是吾所實白香山蘇端明吾師也足下
教我故是愛我深然或者未知屢生之生平故略吐
露若此春流荏席南行甚快何從得與足下一把臂

論心臨風軫結余宗漢真寥廓士此公學道如以萊
作蠶黃白仲之才如穆天子八駿非凡馬步驟與之
語道尚隔津梁然大自英物